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外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S

2016 4

国外文学

(季刊)

(2016年第4期)

(总第144期)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融 刘安武 刘海平
刘象愚 刘意青 乐黛云
仲跻昆 张中载 柳鸣九
赵振江 胡家峦 陶洁
顾蕴璞 章国锋 潘金生
颜保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宏为 于荣胜 王邦维
王建 刘锋 陈中梅
陈众议 孟华 陆建德
周小仪 罗梵 拱玉书
赵白生 赵桂莲 程郁缀
程朝翔 韩敏中

主编:刘锋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和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收录,其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论文即视为同意上述安排。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举报电话:010-63094651。

目 录

文学理论探讨

- “元文化学”:文化研究中的文本、符号与“整体语言” 张卫东(1)
- 未来缺席:“理论之后”的伦理政治学及其僵局
..... 李 昉(9)
-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批评与哈罗德·布鲁姆的“生活书写” 姚 云(17)

综论与评述

- 追求“完美”:马修·阿诺德文化批评的目标和路径 唐立新(26)
- 贺拉斯的“惜醉今朝”及其哲学意涵
..... 时 霄(34)
- “非一人”的伦理难题:巴特勒与卡夫卡
..... 王 楠(44)
- 《汤姆叔叔的小屋》经典化研究与女性主义阐释的作用 朱沅沅(52)

文本分析与阐释

英国前商业时代的国际贸易焦虑

——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的经济病理学 陶久胜 (61)

可分性、真空与无神论

——《李尔王》中原子论的幽灵 胡 鹏 (72)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试析《一个美好的早晨》对《皆大欢喜》第二幕一个主题的变奏 段映虹 (80)

《项狄传》情节模式与隐匿的道德伦理制 魏艳辉 (88)

从文学文本到社会文本

——《亚瑟·默文》中的模糊性与理性阅读 李宛霖 (98)

历史的“凝结”之处

——解读帕特·巴克的小说《另一个世界》 朱 彦 (108)

撕裂的边界

——雷蒙德·威廉斯《边乡》中的双重视镜与菌毒跨越 米家路 (117)

卡里尔·菲利普斯《外国人》中的种族伦理内涵 徐 彬 (127)

黑人的百衲被与印第安的圆

——《梅瑞迪安》的混杂性叙事 王秀杰 (137)

游移：基兰·德赛笔下的印度人 黄怡婷 (145)

英文提要 (153)

《国外文学》2016年总目录 (158)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试析《一个美好的早晨》对《皆大欢喜》第二幕一个主题的变奏

段映虹

内容提要 《一个美好的早晨》是尤瑟纳尔晚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主人公拉扎尔是一位市井少年，自从发现莎士比亚的世界后，他醉心戏剧，决定跟随一个英国戏班出走。拉扎尔出走前夜，梦见自己将在舞台上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他的梦境正是对莎翁喜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的著名主题“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演绎。本文分析了莎士比亚作品对拉扎尔成长的影响以及拉扎尔梦境的意义。尤瑟纳尔通过对莎翁名剧的巧妙变奏，在向莎翁致敬的同时，也寄寓了自己对人生、世界和文学的理解。

关键词 《一个美好的早晨》 《皆大欢喜》 尤瑟纳尔 成长小说 变奏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接受法国记者马蒂厄·加莱的采访时谈到自己少年时代的阅读，她读的不是塞古尔夫人的童话之类的传统儿童读物，而是阿里斯托芬、但丁、莎士比亚和拉辛等古典作家。尤瑟纳尔的母亲在她出生时去世，父亲是她成长时期几乎唯一的陪伴，尤瑟纳尔回忆道：“我跟他一起接连好几个小时散步，一边谈论希腊哲学和莎士比亚……”^①尤瑟纳尔对莎翁剧作的喜爱持续一生，甚至熟稔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她晚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个美好的早晨》（*Une belle matinée*），讲述的就是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少年，如何在莎士比亚作品的引导下走上戏剧之路的故事。

一、拉扎尔与莎士比亚相遇： 一部微型成长小说

严格说来，《一个美好的早晨》算不上一

篇独立的小说，它是作为尤瑟纳尔最后一部小说《默默无闻的人》（*Un homme obscur*）的附录出版。《默默无闻的人》的主人公名叫纳塔纳埃尔，他随着生活中的偶然际遇漂泊沉浮，在动荡和贫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最后在弗里斯兰的一个荒岛上孤独地死去。写作这部小说接近尾声时，尤瑟纳尔意犹未尽，遂另起炉灶，将纳塔纳埃尔的儿子小拉扎尔作为主人公，写成一篇仅20余页的小说，即《一个美好的早晨》。^②

在《默默无闻的人》中，我们看见拉扎尔还只是一个婴儿，他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里出场时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拉扎尔父母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在《一个美好的早晨》中出现过，孩子几乎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他甚至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父亲。^③然而那些读过《默默无闻的人》的读者，就像在孩子出生之前已经认识了他父母的街坊邻居，很清楚小拉

扎尔的身世。小拉扎尔由他名义上的外婆卢芭太太抚养成人，然而这位妓院老鸨究竟是不是他的外婆，谁也说不清楚。小拉扎尔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长大的，“有关阿姆斯特丹街头应该知晓的一切，他无所不知”（200页）。他认识街头的小偷、醉汉、乞丐，知道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怕；要提防的倒是糕饼铺老板，说不定盯着他的橱窗看久了，就会挨他的一记闷棍；拉扎尔能够根据衣着一眼分辨出穷人和富人；他有时为某位先生充当信使，帮他他将书信送给一位女士；但有时不知为何，有人会在暗处冷不丁将他紧紧抱住；还有些先生让他帮忙看管马匹，大多数马儿都喜欢他。

没有人想到要送拉扎尔去学校念书，除了为卢芭太太的客人开门、倒酒，他还常常被对门开客栈的邻居叫去帮忙，“客栈是一个世界”（181页），也是他观察认识各色人等的学校。不过，拉扎尔的教育在市井之间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要等到赫伯特的到来。赫伯特·摩提默是卢芭的老朋友，两三年前来到阿姆斯特丹。跟卢芭的其他客人不一样，他喜欢清静，总是待在顶楼自己的屋子里。拉扎尔每每从赫伯特的门口经过，总听见里面传出他在跟人说话的声音，而拉扎尔很清楚房间里明明只有赫伯特一个人。他忍不住驻足聆听，更奇妙的是，赫伯特的声音有时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时像妙龄少女，有时像衰老的长者，有时像粗鲁的大兵，有时又像庄严的国王……一天，赫伯特为在门外偷听的小男孩拉开了房门，拉扎尔就这样走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一老一少沉迷在戏剧之中，“赫伯特的房间里容纳过数不清的人，战斗，仪仗，婚礼庆典，足以让房屋倒塌的欢乐和痛苦的叫声，然而为了不让任何人听见，他们只是压低声音叫喊，人群中有关国王和王后，他们全都安安静静地待在箱子和小火炉之间”（201页）。

如同《默默无闻的人》，《一个美好的早

晨》描写的是小人物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并没有明确意识，尤瑟纳尔也没有刻意交待作品的时代背景。不过有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散落在小说中的几处零星描写得知，那时正值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清教徒得势，戏剧活动遭到排挤，赫伯特因卷入政治斗争而避走他乡，在昔日的相好卢芭家里觅得一处栖身之所。后来英国国内局势松动，赫伯特立即准备启程回国，他急切地想回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临行前他希望带走拉扎尔，因为他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演员的潜质。然而他的请求遭到卢芭断然拒绝，卢芭不愿意让孩子从事这个“从头到尾都面临饿死的行当”（187页）。赫伯特“走了，就像人们在梦里走了那样”（201页），他将大部分书籍留给了拉扎尔。从此，孩子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废寝忘食，“夜晚，在阁楼里，他努力模仿着自己那位老朋友的声调和姿势”（189页）。

不久，一个英国流动剧团在前往北欧巡演的途中经过阿姆斯特丹，演员们在拉扎尔常去帮忙的客栈里落脚。德·布雷德洛德老爷的庄园离这里不远，他邀请剧团前去演出《皆大欢喜》。然而令剧团经理抓狂的是，他们的女一号——按照当时惯例，由一名年轻男孩子扮演——刚到阿姆斯特丹就与人斗殴，破了相，无法登台。拉扎尔在演员们排练时穿梭往来，斟酒送饭，他见女主角罗瑟琳缺席，遂用戏里的台词跟演员们答话，令剧团经理眼前一亮。双方一拍即合，拉扎尔决定离家出走，跟随戏班北上。

拉扎尔即将走上漫游之路，直到此时，他的经历颇像一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欧洲文学的传统体裁兴起于启蒙时代的德国，据《德语文学史实用辞典》，成长小说的定义是：

修养小说一般以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为线

索,描述主人公从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主人公首先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然后离乡漫游,通过结识不同的人、观察体验不同的事,并通过在友谊、爱情、艺术和职业中的不同经历和感受,认识自我和世界。主人公的成长,是内在天性展露与外在环境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影响作用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促使他不断思考和反思。错误和迷茫是主人公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因素,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④

一般说来,成长小说有着较为固定的基本结构。主人公首先接受家庭的教育引导,在家乡的环境中,获得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最初认识,形成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一个美好的早晨》清晰地展示了拉扎尔的成长环境和构成他的教育的各方面因素,除了卢芭太太对他行为举止的规训,他的人生经验主要来自市井里巷。与一般成长小说不同的是,拉扎尔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代替学校教育、对他的生活经验形成补充、甚至滋养心灵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拉扎尔而言,莎士比亚为他打开了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其中有新奇的人物、没有涉足过的时空、未曾体验过的情感,他沉浸其中,与自己的真实生活不分彼此。例如拉扎尔与赫伯特相熟之后,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吃饭时,他们时常将刀子当作深深刺入某人肋下的短剑,叉子则变成献给一位贵妇的花朵,或者有时又是一柄权杖”(185-186页)。他们用餐具进行的游戏,显然是在模仿莎剧剧情。《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福斯塔夫与亨利王子嬉闹,他假扮国王质问亨利为何流连酒馆,这时福斯塔夫顺手拿起短剑,说道:

……这一把剑算是我的御杖(II, iv, 390)

又如,《亨利四世上篇》第三幕,福斯塔夫声称旅店有贼:

我已经失去一颗我祖父的图章戒指,估起价来要值四十马克哩。(III, iii, 87-88)

客店老板娘反唇相讥:

耶稣啊!我听见亲王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那戒指是铜的。(III, iii, 90-91)

同样,小拉扎尔看见英国剧团来到客栈住宿,有演员手上戴着巨大的钻石戒指,他心里就想:“要是给卢芭太太看见了,她一定会马上断定是假货。”(182页)拉扎尔假设的卢芭太太的反应,与莎翁笔下的客店老板娘岂不是如出一辙?拉扎尔如此醉心于戏剧,以至于剧团负责人问起他父母的情况时,孩子不无炫耀地说道“我妈是在广场上被吊死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好像死在一个大舞台上(194-195页),为此感到得意。

成长小说中,主人公通常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结识一位启蒙老师或引路人,人生之路因此发生重要转折。在少年拉扎尔的成长中,赫伯特无疑扮演了这一引路人的角色,他不仅引导拉扎尔进入戏剧世界,还以温情、善意和涵养滋润了这位孤儿的心灵,促成了少年心智和情感完善。拉扎尔出走前夕,想到即将与养育他的卢芭太太不辞而别:“一步一步走在长长的楼梯上,他想到她从未掴过他耳光,更没有打过他。她也从来没有训斥过他,除非是他举止不当,比如擤鼻涕太响,或者露面时头发还是乱蓬蓬的……不,她不是一位凶恶的外祖母。但他也没有爱她到要对自己出走的事情。”(198页)对于剧中的人物,比如遭到众人奚落和嘲弄的夏洛克,拉扎尔也不无同情:“他将扮演有着鹰爪般手指的夏洛克老爹,人

们会把他当成老犹太讨厌鬼，就像剧团经理昨天说他是小犹太讨厌鬼，因为人们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对一个老头儿来说，跑了女儿又丢了金币，实在够他难受的。也许，与其让人们冲着夏洛克发笑，他会让人们为他掉泪。”（205页）戏剧世界的浸润熏陶让小拉扎尔渐渐成熟，赫伯特教会他的不仅仅是如何“扮演另一个人”（201页），更是对世间众生体贴入微，童真的心灵增添了一份宽厚和仁爱。

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他将莎士比亚视为西方文学经典的核心，究其原因，正在于莎士比亚教会了我们自我倾听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布鲁姆甚至断言：“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莎士比亚赐予我们的不仅是对认知的表现，更多的还是认知的能力。”^⑤布鲁姆的论断或许过甚其辞，然而文学作品具有帮助人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塑造自我的能力，尤瑟纳尔想必会认同这一点。

不妨顺带提及的是，莎士比亚是拉扎尔唯一读过的书，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野蛮人约翰唯一读过的书也是莎士比亚。约翰从保留地来到新世界，每当遇到困惑不解的事物时就会想起莎士比亚的诗句，然而他对生活本身一无所知，每每引用莎翁，总显得生硬、唐突，甚至滑稽，更无法从中汲取真正的智慧和力量。相反，拉扎尔尽管年幼，却生就一颗纯良易感的心灵、一副善于观察的眼睛，莎士比亚的世界与他小小的见识相互印证，促使他反观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世界。在戏剧行当之外，他隐隐窥见了诸如生、死、爱、恨等人生的重要方面，他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体验在莎士比亚的诗句里得到升华。内在天性与外部影响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主人公的成长，这也是成长小说的特征之一。

《一个美好的早晨》以拉扎尔走上漫游之路结束，这种开放式结尾也是成长小说常见的模式，其本意乃象征主人公的成长和完善是一

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尤瑟纳尔当然不会有意将这篇小小的作品拘禁在某种文学体裁的标准范式之内，然而成长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对人的关注，是探讨主人公如何获得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美好的早晨》是关于少年拉扎尔的一篇微型成长小说。

二、拉扎尔的梦：一段变奏

出走前夜，拉扎尔临睡前又仔细温习了一遍第二天的台词，然后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他梦见自己，不仅是现在的自己，还有小时候在街头玩耍的自己，“但在他看来，这些小拉扎尔不是死了，也不是被遗忘了：他们被超过了，就像在街上跟他赛跑的那些小男孩一样”（201页）；他又梦见自己化身为罗瑟琳、朱丽叶、杰西卡、克丽奥佩特拉；他还梦见自己长到18岁时重新变回男孩，那时他就可以扮演罗密欧了；到了40岁，他将是恺撒；或者他也可以扮演年老一些的妇人，比如那个犯下罪孽的丹麦王后或者麦克白夫人；他也可以扮演逗笑的小丑，就像明天戏里的那个试金石；再老一点，他还可以扮演奥兰多的老仆人亚当，或者那个损失了不少金币的夏洛克老头儿。

熟悉莎翁剧作的读者不难看出，拉扎尔在梦境里扮演的从年幼到年老的各色人物，正是对《皆大欢喜》第二幕中一个著名主题的演绎：

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
他们有上场，也有下场；
一个人一生扮演几种角色，
情节分为七个时期。最初是婴儿，
在保姆怀里号啼呕吐。
随后是学童，带着书包，
早上红光满面，蜗牛爬似的
勉强的上学。随后是情人，

风箱似的叹气，为情人的眉毛
 作一首缠绵的诗。随后是军人，
 满嘴离奇的咒誓，豹似的一脸胡子，
 对名誉很认真，极好争斗，
 不惜在炮口上去寻求
 泡影般的荣誉。随后是法官，
 鼓着装满阉鸡的大肚子，
 眼睛很凶，胡子剪得很齐，
 满口明哲的格言和陈腐的例证；
 他这样演他的角色。第六期变成一个
 瘦弱的穿拖鞋的老朽，
 鼻子上架眼镜，腰边挂钱袋，
 年轻时省下的一双长袜子穿在细腿上
 显得太松；男人洪亮的嗓音
 变成儿童的细嗓，说起话来
 唧唧的尖叫。最后一幕，
 结束这离奇多变的故事，
 便是返老还童，忘怀一切，
 没有牙，没有眼，没有口味，没有一切。
 (《皆大欢喜》II, vii, 139-166)^⑦

在莎翁剧中，这段独白是由跟随公爵流亡的廷臣杰奎斯念诵的，他将人生比作一台戏，从呱呱坠地到返老还童分为七幕。在欧洲文学传统中，将世界或人生比作舞台或许并无新意，也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创，但不可否认的是，莎翁的这段台词是文学史上对这一比喻最著名的铺陈发挥之一。^⑧在尤瑟纳尔的小说中，拉扎尔初次登台前夕，怀着对舞台的无限憧憬，梦见自己一生中将要扮演的各种角色，他在梦境里提前经历的全部人生正是对莎翁这段台词的变奏。但是，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拉扎尔的梦里也有一些属于尤瑟纳尔的独特音符，从而使得这段变奏在向莎翁致敬的同时，也加入了与尤瑟纳尔其他作品的合奏。

例如，拉扎尔梦见自己在舞台上不仅能胜任男女老少各种角色，他真实的自我更时时与舞台人物化为一体，甚至他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也往往不过是同一个自我的前世今生：“他将是罗密欧，为朱丽叶而哭泣，同时想起来自己也曾是朱丽叶”（204页）；“在扮演过杰西卡，那个带着金币溜走的，漂亮、活泼的犹太姑娘之后，他将扮演有着鹰爪般手指的夏洛克老爹”（205页）；他年老后扮演魔法师普洛斯彼罗时，“他将回忆起很多很多年前，他曾经是自己的女儿、纯真的米兰达”（206页）。这让我们想到尤瑟纳尔的小说《苦炼》，在“深渊”里思索的泽农回顾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时，意识到“我自身是一个和多个”（Unus ego et multi in me）：^⑨

这位步履匆匆走在布鲁日油腻腻的石板路上的泽农感到，如同海上吹来的风从他的旧衣服里穿过，成千上万人从他的身体里穿过，他们是曾经在地球上的这个点站立过的人，或者直至我们称之为世界末日的那场灾难之前将会来到这里的人；这些幽灵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对他视而不见，这个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存在，或者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已经不复存在。^⑩

小男孩拉扎尔生动的梦境与炼金术士泽农富于哲理的思考殊途同归，其中蕴含的是个体生命面对无限宇宙的谦卑姿态和豁达胸襟，这种态度在尤瑟纳尔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渗透到了作家本人对生命的体悟之中。1980年，尤瑟纳尔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这所机构成立350年来的第一位女性“不朽者”，让我们听听她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

这个飘忽不定的我，这个连我本人都怀疑其存在的实体，这个只是由偶然写成的几本书界定的我，现在她来到这里，簇拥着、陪伴着她的是一群看不见的女性，也许她们早就应该获得这个荣誉，因此我想

消失无踪，给她们的幽灵让路。^⑩

让我们回到小拉扎尔，他的梦还没有做完：

面对一片蓝色的大海和玫瑰色的天空，他将成为魔法师普洛斯彼罗，他像赫伯特一样没有年纪，因为他差不多就是上帝……平息了大地和海上的风暴之后，他将念诵那些美妙的词句，在包裹着我们人生的睡梦深处，事物像梦幻一样消逝（这段台词他不能熟练地背诵了），当他折断魔杖的时候，一切都将结束。（206页）

拉扎尔记得不确切的这段台词是这样的：

我们的游戏现在完了。我们这些演员，我已说过，全是一些精灵，现在化成了空气，稀薄的空气：像这毫无根基的幻象一般，摩着云霄的高楼，富丽的宫殿，庄严的庙宇，甚至地球本身，对了，地球上的一切，将来也要消逝，并且像这刚才破灭的戏景一样不留下一点痕迹。我们的本质和制造梦境的材料一般，短暂的一生完成在一场大睡之中。

（《暴风雨》IV, i, 148-158）

这是莎翁的《暴风雨》中魔法师普洛斯彼罗的独白，他在为女儿米兰达举行婚礼之前，呼唤各路精灵装扮成天界的神仙，举行了一场载歌载舞的狂欢。游戏结束之后，他将折断魔杖，捐弃自己强大的魔法，回归正常的人间生活。《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的剧作之一，剧中在荒岛上长大的米兰达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外的人，发出了“人类是多么美丽”的感叹。这句赞叹与《哈姆雷特》中著名的诗句“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

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脉相承，表达了莎翁对人类由衷的赞美，寄寓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然而就在这出“诗的遗嘱”里，莎翁也像普洛斯彼罗在狂欢结束之时那样，在自己的戏剧人生落幕之际，折断了手中的魔杖，向人类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告诫，甚至“地球上的一切”也会像破灭的舞台布景一样消逝。莎翁的警示，与晚年尤瑟纳尔在回忆录中描绘的图景何其相似：

……被大海和风形成的沙丘，如今被轻佻的别墅，盈利的赌场，兜售奢侈品和蹩脚货的小生意所败坏，别忘了还有军事设施，这乱七八糟的一切在一万年之后都将与有机的和无机的废弃物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大海会将它们慢慢风化变成沙子。^⑪

尤瑟纳尔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她对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感受痛切；随着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复苏，人类无节制的消费行为同样令她忧心忡忡。尤瑟纳尔晚年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她描绘地球上沧海桑田的变化，除了意在提醒人类意识到自己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更进一步指出人类贪欲的虚妄，强调自然是比人类更长久的存在，希望藉此唤起人类的谦卑之心。

小拉扎尔的梦还在继续：

有一天，在木板搭成的舞台上，他连任何小小的位置也没有了的时候，他还可以掌管蜡烛，将它们点亮，最后又一支一支将它们熄灭。不过，因为他熟悉所有角色，人们还会让他负责提词：他的声音就会在所有声音之中。想到自己集众人于一身，经历万千历险，他感到一阵狂喜。一小块碎镜片插在两根房梁之间，他冲着镜子友好地笑了笑，尽管镜子里反射出的是他自

己的样子,然而小拉扎尔是无限的,他是无形的:他有一千种形态。(206页)

在梦中经历了整个人生的小拉扎尔,终于达到了自己的偶像赫伯特那样的境界,“他没有年纪……他也没有形体”(202页)。小拉扎尔想象自己年迈体衰无法登台之后,还能充当提词员,让自己的声音混迹于舞台上的“众声之声”,他从中体验到的狂喜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他从未认识过的自己的父亲。在《默默无闻的人》中,贫病交加的纳塔纳埃尔即将在一个了无人迹的荒岛上死去:

有时,他走出屋子,一片黑夜,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连绵的沙丘,还有大海的白色浪花在一开一合之间翻滚,他脱掉衣服,任黑暗和湿润的风进入身体。他只是万物中之一物。他说不清究竟为什么,自己的皮肤与黑暗的这种接触,就像从前交欢一样令他感动。^③

纳塔纳埃尔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向万物敞开心襟,“万物中之一物”的感觉令他沉醉,帮助他克服孤独,平静地迎接死亡。

三、“去找寻自由,不是流亡”

“就法律而言,演员的地位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近于乞丐和类似的卑微者。”^④这种情形在几十年后拉扎尔生活的时代并无丝毫改善,这也是卢芭太太不同意赫伯特带走拉扎尔的原因。尤瑟纳尔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里描写了演员们卑微的地位和窘迫的处境,他们挤挤挨挨地住在客栈的堆房里,向往着巡演路上的下一站能住在“屋顶阁楼下真正的房间里”(195页);他们的戏服破旧,换装时要当心不要将衣服撕破得更厉害;至于德·布雷德洛德老爷派来接他们的马车,“想必是他的车辆里最破败的一乘”(210页),里面只剩下一

条凳子,演员们只得席地而坐。然而这一切都不会影响拉扎尔出走的决心,他迷恋舞台,向往着“集众人于一身,经历万千历险”。拉扎尔的愿望回应了尤瑟纳尔自己说过的那句多次被引用的话:“任何经历过人类历险的人都是我。”^⑤

拉扎尔一夜酣梦醒来,早上从家里悄悄溜走时,他看着一半灰暗,一半玫瑰色的天空,心里想“这将是一个美好的早晨”(207页)。小拉扎尔跟他的新同伴们一道,坐在破败的马车里朝德·布雷德洛德先生的庄园进发。路上下起雨来,雨势越来越大,马车的顶篷开始渗水,道路颠簸,车里的人东倒西歪,昏昏欲睡。如同莎士比亚,尤瑟纳尔深谙人生的艰难和虚幻,但她仍然愿意将一个美好的希望留给小拉扎尔,让他相信到了目的地,演出的时候天就会晴朗起来。拉扎尔初次登台演出的《皆大欢喜》是一出欢乐、宽厚、仁慈的戏,正如学者托尼·泰纳指出:“毫无疑问,这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最欢乐的一出。最欢乐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一幕里当然有一些邪恶的因素(或曰民间传说中邪恶的化身)……然而剧终时,起初的、推动情节发展的邪恶因素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出戏里没有惯常的驱逐、排挤、清洗;没有失败,没有惩戒,甚至没有失望;无人被追捕,无人被缉拿。恶人们只不过,也许是奇迹般地,‘悔过自新了’。”^⑥就像在《皆大欢喜》中,亚登森林里的浪漫传奇变戏法般地化解了发生在宫廷里的篡位阴谋,小拉扎尔的舞台之梦里也没有畏惧和忧虑的阴影。在莎翁剧中念诵“全世界是一个舞台”这段独白的是廷臣杰奎斯,这位“忧郁先生”言谈之间总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味道。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里,拉扎尔不喜欢扮演杰奎斯的演员,“因为他努力要做出愁苦的样子”(210页)。拉扎尔对流浪艺人的艰辛生活还一无所知,透过马车玻璃窗淅淅沥沥的雨滴,他仿佛看见了“大片美丽的晴天,德·布雷德

洛德先生的总管备下的糖果,还有那条宽大的银色裙子”(213页)。拉扎尔的出走,让我们想起《皆大欢喜》中罗瑟琳遭叔父流放时,陪伴她走上流亡之路的表妹西莉娅纯真无邪的话语:

现在我们是满心的欢畅,
去找寻自由,不是流亡。

(《皆大欢喜》I, iii, 135 - 136)

尤瑟纳尔深信,文学即便是一个梦想,也是通向自由之路。

注释:

- ① *Les yeux ouverts*, entretiens de Marguerite Yourcenar avec Matthieu Galey (Paris: Le Centurion, 1980), p. 23.
- ② 《默默无闻的人》的写作时间是1978年秋至1981年夏,《一个美好的早晨》则是1980年10月至次年3月,即完成于前书写作期间。
- ③ 见 Marguerite Yourcenar, *Une belle matinée*, in *Un homme obscur. Une belle matinée* (Paris, Gallimard, 1982 et 1985, Folio), 194 - 195页。本文引用的《一个美好的早晨》皆出自此版本,下文引用时随文标注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 ④ 转引自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9页。上述引文中的“修养小说”即中文里通常所谓“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在德文中都是 Bildungsroman。谷裕在其专著中将该词译作“修养小说”,并对采用这一译名的理由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本文仍采用较为通行的“成长小说”一词。
- ⑤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29页。
- ⑥ 参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第1部分第3章“修养小说的基本特征”,39 - 51页。
- ⑦ 本文引用的这段台词,连同下文引用的《暴风雨》第四幕普洛斯彼罗的大段独白,两处均采用梁实秋译文,取其按照莎翁原作分行的优点,见梁实秋:《英国文学史》(3卷),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其余各处莎剧引文则采用朱生豪译文,见《莎士比亚全集》(共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其中《亨利四世上篇》见第3卷,《皆大欢喜》见第4卷,《暴风雨》见第8卷。为避免注释繁冗,本文所有莎剧引文,均不注明译文在上述译本中的页码,仅标明诗句在原文中的场次和诗行序号。
- ⑧ 高峰枫在《莎士比亚“人生如舞台”的比喻》一文中,对欧洲文学里这一习见的比喻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见高峰枫:《古典的回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86 - 189页。
- ⑨ Marguerite Yourcenar, *L'Œuvre au Noi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 de la Pléiade, 1982), p. 699.
- ⑩ Marguerite Yourcenar, *L'Œuvre au Noi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pp. 685 - 686.
- ⑪ *Discours de Réception de Madame Marguerite Yourcenar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et Réponse de Monsieur Jean d'Ormesson* (Paris: Gallimard, 1981), pp. 10 - 11.
- ⑫ Marguerite Yourcenar, *Archives du Nord*, in *Essais et mémoir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 de la Pléiade, 1991), pp. 954 - 955.
- ⑬ Marguerite Yourcenar, *Un homme obscur*, in *Œuvres romanesques*, pp. 1032 - 1033.
- ⑭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33页。
- ⑮ Marguerite Yourcenar, *Carnets de notes des Mémoires d'Hadrien*, in *Œuvres romanesques*, p. 537.
- ⑯ Tony Tanner, *Prefaces to Shakespeare* (Cambridge, Mass.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9 - 20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语系)

责任编辑:刘 锋